



五人义

(明代苏州人民抗暴的斗争)

紀庸 范烟桥 編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一六〇一年，明朝万历二十九年，苏州城里的人民为了反抗明朝統治者的剝削和压迫，曾經在織工領袖葛成的领导下，进行了一次規模很大的反封建斗争。^①

那次斗争迫使統治者不得不对人民作了些讓步。可是过了二十多年，明朝政府对百姓的剝削又厉害起来了。这时的皇帝名叫朱由校，是个什么事都不懂的孩子。他一天到晚在宫中玩耍胡鬧，不是学作木匠，就是学漆匠，再不就是拿枪打鳥、打獵、划船、蕩舟，把所有的政事都交给一个叫魏忠賢的太监去办。这魏忠賢是河北肃宁人，本是无賴出身，只知刮錢、攬势，迫害正派人士，是个十足的大坏蛋。他在宫中掌握司礼监，就是皇帝的机要秘書。并且練了一些军队，名义上是保护皇帝，实际上是他的私人武裝。由于魏忠賢專权，全国老百姓都吃足了苦头。他在家乡霸占了几千頃田地，老百姓无人不恨。苏州人民吃的苦头更大，因为苏州出产富，統治者对苏州的剝削也就更凶。

①詳見紀庸編著的“葛成”一書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魏忠賢为了害人，还在手下养着一群虎狼。这些虎狼集中在几个机关里，一个叫“东厂”，專門刺探什么人反对政府的言論，什么人家有錢，以便进行迫害和敲詐；一个叫“錦衣卫”，是專門捉人的。他們有武裝，有



魏忠賢养的一群爪牙在捉人

公堂，有刑具。那刑具是十分凶惡的，有一種名叫紅綉鞋的刑具，是把一雙燒紅的鐵鞋給犯人穿。犯人帶的枷有的重到一百多斤，光是壓也把人壓成肉餅了。因此，犯人一到這些衙門，要末趕快花錢買命，要末屈打成招，就此送命。這真是人世的閻羅殿，活地獄！

魏忠賢得了勢，巴結他的大小官兒也就多起來，有不少人都認他做干老子。他被人稱為“九千歲”和“厂爺”。他手下，相傳有五虎（文的）、五彪（武的），是他的最重要的走狗。除此以外，還有二三等的，什麼“十狗”“十孩兒”“四十孫”“五百曾孫”，說也說不盡。這些壞蛋靠着魏忠賢的勢力，無惡不作。其中有個名叫李實的，也是個太監，在蘇杭二州作“織造”，管理織染局。這家伙為了要孝敬魏忠賢和自己發財，對蘇州人民伸出了魔掌，大大的搜刮。

李實怎樣敲詐百姓的呢？第一，他要人民多攤派織造經費。原來那時皇帝織造龍袍，都集中在蘇州杭州等地，所有材料價款，都向百姓攤派。當朱由校一登上皇帝的寶座，魏忠賢就要蘇杭兩地織袍緞九萬多匹！光是材料經費就上百萬兩！李實這家伙向蘇杭兩地勒索十五萬匹的料價，依他估計，要二百萬兩銀子。蘇州一府所攤也不下百萬兩之巨。不用說，這些錢的大部分都飽了魏忠賢、李實他們的私囊。人民怎麼受得

了?! 第二,他要登記匠戶,借此訛詐。什么叫匠戶呢?就是会手艺的工人。在明朝初年,手艺人人都得輪班給政府当差,——泥瓦匠、木匠給政府修房子,鉄匠給政府打刀枪,織匠給政府織綢緞,都是沒有工錢的;他們的子孫,也永远如此。这些人就称为匠戶。到了公元一千五百多年以后,因为匠戶們常常逃跑,躲避官差,就改为交代金免去了当差,因此,匠戶的子孫也就大半不做祖先的职业了,譬如鉄匠的后代也許变成农夫,織匠的后代也許变成小商人,可是戶口上还是改不过来的。李实認为这是他发财的窍门,看准了哪一家商民日子过得富裕些,又查出他祖先曾当过匠役,就差他的狗腿子把那家人家抓来当差。一当差,这家人家的生产就不能搞,就要破产。你想想免去差使,就得多多花钱。这就闹得苏州一带凡是稍有资产的人都日夜不安,恨魏忠賢、李实入骨。

二

誰都知道,压力越大,反抗力也就越大,明朝人民对于昏了头的皇帝和无恶不作的魏忠賢也正是这样。

首先,有一些在当时比較起来是有正义感的官吏,对魏忠賢等的胡作非为表示不滿,象一个湖北籍的官吏楊漣,曾参魏忠賢有二十四大罪,以致被罢了官,也

不在乎。和楊漣表同情的人也很不少，在苏州就有巡撫周起元和曾在吏部作过員外的周順昌。先說周起元。他非常反对李实的敲竹杠，屡次奏明皇帝，揭发他的貪污，并且不照李实所要的錢数給他攤派。无奈皇帝是什么事都不管的，揭发了也无效。魏忠賢因此支持李实，打击周起元，想要找借口撤周起元的职。

苏州府同知(副知府)楊姜也是一个硬汉，和周起元一样，坚决反对李实。李实心想，巡撫的官职大些，不大好惹；小小的同知也敢反抗我，这还了得！他拚命打击楊姜，說他不肯按数攤派“錢糧”，^①誤了皇帝的龙袍織造。每逢他參楊姜，周起元都要給楊姜辯护，于是双方冲突越来越表面化。

一六二四年，天启^②四年夏，苏州大雨成灾，連秧也插不上，势將顆粒无收。可是皇上派来的差事却如雪片飞来：龙袍、緞匹、花草、山石、銅鉛、落地罩、木器、鳌山(灯名)、玉器、綉貨等等，什么都要。老百姓簡直忍受不下去了，城里的机戶首先罢織，上万工人失了业，全城立刻陷入緊張状态。新到任不久的知府寇愼，怕鬧出事情来，赶紧出面維持、劝說。恰好这时西北的

①当时称織造經費为“錢糧”。

②天启是朱由校做皇帝时的年号。

蒙古人向明朝定織若干緞匹，寇知府就把这笔錢发出来，先維持織工們的生計，算是勉强渡过这一关，沒有象一六〇一年似的，鬧出大暴动。

李实当下乘机向政府奏报：周起元、周順昌等人鼓动罢織，不遵皇帝圣旨。果然到这年十一月，周起元被撤职了。

可以断定，周起元等对于这次織戶罢織虽沒有鼓动，在精神上却是支持的。周起元撤职时，周順昌特別贈給他一篇文章来送行。在这篇文章里，他毫不留情地痛罵了魏忠賢及其党羽。

周順昌是个什么人物呢？他曾考中进士，做了几任中等官吏，十分廉洁。他极其反对太监，在福州作官的时候，曾跟那里的收稅太监高桀（讀采）冲突，不久調到京城吏部作官，又因反对魏忠賢，被撤职回到苏州家里来。在苏州，他常为了有关地方人民痛苦的事向当局据理力爭。有人吃冤枉官司，他都尽力帮助鳴冤。因此，他很得到苏州人民的拥护爱戴，也因此和周起元、楊姜等这班人談得来。吳县知县陈文瑞是他的学生，跟他交情不錯，可是，李实、魏忠賢却恨透了他。

周起元被逼走之后，魏忠賢派了自己的干儿子毛一鷺到苏州作巡撫。这說明他决不肯放弃苏州这样肥美的地方，想要进一步来剝削苏州人民的財富。毛一

鷺一到任，周順昌就把寫給周起元的送行文章給他看，讓他知道蘇州人民對魏忠賢及其黨羽的意見。但這對於毛一鷺來說，却好像兜頭一瓢冷水！毛一鷺把周順昌牢牢記在心上，認為非除掉這個眼中釘不可。

三

一六二五年，天啟五年，魏忠賢要徹底消滅反對他的人，先派“東廠”“錦衣衛”的“校尉”去捉拿楊漣和楊漣的好友左光斗、魏大中。楊漣家住湖北應城，被捕時，鄉民都來送行，哭的、鬧的、罵的，幾乎起了暴動。楊漣怕鬧出事來反而不利，便勸散了眾人，只身入獄。他在獄中受盡非刑拷打，不久就慘痛犧牲了。

魏大中は浙江嘉善人，和周順昌很要好，也是一位有正義感的官吏。當捉拿他的船路過蘇州的時候，那些膽小的、巴結魏忠賢的官兒們誰敢來望他一眼？偏偏周順昌不怕那些捉人的特務，不怕魏忠賢的迫害，獨自跑到碼頭上給他送行。兩個人在一起盤桓了三天。不用說，周順昌除去安慰魏大中之外，就是痛罵魏忠賢和他的爪牙。那些捉人的狗腿子們听了豈能罷休？就大聲吆喝：“你這人怎麼老在這兒嚕蘇，還不趕快走開，讓我們快快開船到京交差！”周順昌不聽還好，一听此言，真象無名怒火三千丈，索興跳起來指着他們的鼻子

大罵：“魏忠賢是什麼東西！我看他連豬狗都不如！总有一天會惡貫滿盈的！”校尉們大驚，齊聲喝道：“你怎麼敢罵我們九千歲？你這人還想活着嗎！”周順昌眼里直冒火星，胡子也豎了起來說：“你們別以為天下的人都怕惡勢力，我周順昌就不怕！我是吏部的官兒，你們回去告訴他吧，拚着我的性命不要了，看他能把我怎樣！”校尉們被他罵了一頓，却也无計可施，因為這裡畢竟不是京城裡面，他們也覺得勢力孤單，只得記下了周順昌的名字，準備報告給魏忠賢，相機加害。

周順昌安慰魏大中不要記挂家事，他願意盡朋友的責任代為料理。為了表示自己的誠意，他表示情願將他的女兒嫁給大中的孫子作媳婦。魏大中感動得流下淚來，兩人互道珍重，在無限依戀的心情下分別了。

這些事，自然會被魏忠賢知道的。李實、毛一鷺也正在到處搜集情報，借此巴結魏忠賢。這批壞蛋覺得有周順昌這樣的人住在蘇州，對他們刮地皮總是不方便的，於是，劾奏周順昌和周起元的折子就象雪片一樣送到皇帝面前。天啟皇帝自然把這些事交給魏忠賢辦理。魏忠賢就用皇帝的名義發出逮捕令，逮捕周起元和周順昌。逮捕的旨意里說，原任應天巡撫周起元，在蘇州三年，專門妨礙織造，皇帝命令織造的袍緞，他不照數攤派“錢糧”，已經攤派的，都入了他的私囊，以致耽



周順昌和魏大中依依而別

誤了龙衣,而且聚集了一群反对政府的同党,專門和政府搗乱,其中苏州的周順昌尤其狂肆,上年机戶罢織,机工逃散,完全是他从中煽动。犯官魏大中被逮,他竟敢与之結为亲家,更是胆大妄为,这些人都要逮捕归案治罪。

这些话，自然完全是不合事实的胡说，当时的是非不明就是如此。

一六二六年，天启六年春天，魏忠贤派了六十多名“东厂”和“锦衣卫”的“校尉”到江南来捉人。到苏州的头子名叫张应龙、文之炳。当时那些“校尉”听说到江南来办案子，个个摩拳擦掌，想借此机会捞一票。在他们的想象里，江南这个地方多么富庶呀，作官的那个不弄到几十万银子的家私。他们只要随便张张口，几千两银子总会有的。因此，有的人甚至花银子送礼，要求“锦衣卫”的首领派他下江南办差。

三月十五日，张应龙等到苏州，立即到巡抚衙门投文。巡抚通知吴县知县协同捉拿犯官。前面说过，吴县知县陈文瑞乃是周顺昌的学生，知道老师是位清官，这次吃的是冤枉官司，可是自己又没有力量援救，只有连夜给老师送信，让老师有个准备。

周顺昌家里知道了这个消息，觉得自然是凶多吉少，一家老幼，哭哭啼啼，好不惨伤。周顺昌虽然悲痛，却非常镇静地说：“我早知会有这一天，到京城去一遭也好，面见皇上，说明白魏忠贤他们这些东西无法无天，谅他们也不敢就把我弄死。你们不要哭，哭了使我心乱。”他把家事料理了一下，到天明时，就被拘到巡抚衙门去了。

周順昌被捕的消息立刻傳遍全城，很快全城就沸騰起來，人人咬牙切齒，大罵沒有天理，沒有公道。有些人到巡撫衙門外面聚攏來，探听消息；有些人到處送信，告訴鄉親們：“不好了，北京的‘東廠’派人來捉周老爺了！我們趕快想法子救他吧！大家一齊去請願，也許可以把周老爺救下來的。”這樣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巡撫衙門前，老百姓越聚越多，弄得巡撫沒了主意，連夜把周順昌偷偷送到縣衙門監禁，唯恐老百姓暴動，把周順昌搶走。

四

抱着敲竹杠發橫財的目的到江南來的“校尉”們，看見繁華似錦的蘇州城，早已紅了眼睛。他們心里暗想：“這回算是來對了，還怕沒有銀子用嗎！”他們住在巡撫衙門中，每日不是罵就是打，鬧得全衙門的官兒、差役都走投無路。

本來，奉聖旨來捉人，一到地點，就應當宣布皇帝的聖旨，帶走犯人，這手續叫做“開讀”；可是這些東西偏偏不肯這樣做，他們先要勒索賄賂，不給足他們所要的數目，絕不“開讀”。同時還用種種方法威嚇犯人家屬，譬如要給犯人用刑呀，沿途不給照顧呀，等等，逼得你非花錢不可。這批傢伙不撈到成千上萬的銀子，絕

不肯歇手。

周順昌的家里一時沒有這許多錢來滿足這群虎狼的要求。當下城內一些和周順昌有交情的紳士們，就商量如何攤款解決這個問題。他們和“校尉”頭子們反復交涉及錢，已經答應到二千兩的數目了；但是那些虎狼反而胃口更大，想要敲詐上萬的銀兩。他們揚言，不給足數，在路上就不保險，到那時有冤沒處訴，後悔也來不及了。因此弄成僵局，“開讀”暫時不舉行。

全城的秀才和商民都在焦急着，連四鄉的百姓也有人進城來詢問信息了。從三月十五日到十六日，城里的空氣一天比一天緊張。秀才們主張把他們所領的“廩餼”^①拿出來幫助交費；有些商民主張公開募集款項，在大街上設置捐款箱……。

閩門外有個名叫顏佩韋的商人，對這件事最為氣憤。顏佩韋為人很是慷慨，向來喜歡打抱不平。他有許多朋友，也都是這種講義氣的人，其中有一個是在閩門外賣估衣的，名叫楊念如；一個是牙行，名叫沈揚；一個名叫馬杰，是位練武玩拳棒的。他們平常在茶樓酒館里相遇，因而慢慢成了朋友。還有周順昌的一個轎夫，名喚周文元，也和這些人相熟。周順昌的家原住閩門外

①那時的秀才拿有一種伙食津貼，叫做“廩餼”。

林家巷，这轎夫常和外面人結交，因此認識了顏佩章等人。

周家的事情一发生，周文元就去告訴了顏佩章。佩章听了，按不住心头火，馬上找了几位弟兄，进城看看是怎么回事。这时城里正開着捐款，他走到县衙前，看見那里东一群西一伙，紛紛議論，多半都替周順昌不平。但有一个獐头鼠目的人洋洋得意的說：“哼！周老爷也有今天！看他还会神气嗎！”顏佩章把那人細細一看，从穿着打扮上已經可以断定是衙門里的差役。

大家都在为周順昌不平，为什么这个衙役偏偏說出这样的话来呢？原来周順昌最恨三班六房等衙役，借着县官的势力，到处橫行不法。他常常对他的学生吳县知县陈文瑞說，不要縱容他們。这陈知县照着老师的话行事，所以吳县的衙役不敢胡行，也就少了敲老百姓竹杠的机会。衙役們追根問底，知道是周順昌的话起了作用，所以怀恨在心。現在周順昌被捕，就說出这样幸灾乐禍的话来了。

当下顏佩章一听了几句话，就冒起火来，一把抓住这家伙，大喊：“弟兄們，打这个渾蛋！”

群众听說，立刻走上前去，劈劈拍拍，把这个家伙打了个半死。有些讀書人怕事情鬧大，說好說歹，才把顏佩章拉开了，但是顏佩章仍然在一旁咬着牙痛罵：

“周老爷是清官，哪个不晓得！偏你这厮，脂油蒙了心，敢骂他不好！你还有人性吗？不看众街坊面上，今天登时要你的狗命！往后你要放小心些，認識認識你顏老爷的拳头不是好惹的！”

那衙役抱头鼠窜的逃了，从此更多的人認識了顏佩章，大家都說他是仗义的好汉。

这时，东厂的“校尉”們到苏州已經有三天了，尽管老百姓的情緒越来越激烈，可是他們勒索銀錢却一毫不肯放松。有些秀才都想謁見巡撫毛一鷺和巡按御史^①徐吉，請求他們說几句话，救下周順昌。但是毛一鷺是魏忠賢的干儿子，向他要求援救周順昌，是白費心思；至于巡按徐吉，完全是一个看风使舵的老滑头，什么人得势，就巴結什么人，当然更不敢說一句公道話。秀才們的这个打算，就算办到，也不会有什么效果的。

顏佩章和他的弟兄們想法却不同：他和馬杰、沈揚、楊念如等人商量的結果是，立刻把六門的百姓鼓动起来，大家一齐到巡撫衙門、巡按衙門去請愿；如其不行，就打。

①巡撫等于一个地区的軍民長官。巡按御史是中央政府特派到一个地区执行監察任务的。

正在商議的当儿，周文元帶來緊急消息說，“东厂”的“校尉”怕日久鬧事，決定在十八日午刻“開讀”，“開讀”一完，就要把周順昌解往北京了，只要一到京城，那就是入了虎口，死多活少了。

于是顏佩韋和馬杰等在三月十八日一早就在閭門一帶最繁盛的地方，敲起梆子，大聲呼叫：“列位街坊鄰里！吏部周老爺青天白日要給解走了，願意給周老爺鳴冤的一齊來呀！”

顏佩韋叫人預備了好多綫香，凡是參加請愿的，每人給綫香一小束。在封建社会，求神敬祖才焚香。这样拿了綫香，就等于請求皇上開恩，可以免去統治階級給百姓加上“聚眾要脅”的帽子。

閭門外是商人、手工業工人、特別是踹坊（染坊）、紙坊工人集中的地方。这些人平日工資低，生活苦，再加統治者的苛捐雜稅和對他們的歧視虐待，對統治者是不滿的，一聽說要反對魏忠賢及其走狗，誰不爭先參加！商人們也是對專制政府的勒索經常感到頭疼的，也參加到請愿的行列里來。因此，一陣梆子過後，就有上萬的群眾跟在顏佩韋的後面，進了閭門往吳縣縣衙門進行。①

①縣衙地點在現在的城西。

这时，城里的市民听说要解走周順昌，又听说閹門外面的人已经起来反对，也就集合起来，手拿綫香，跟着閹門外的大队，一齐去請愿。

城里城外的人群汇合到一起了。人群里不断傳出呼喊声：“給周老爷伸冤呀！放还周吏部！”“冤枉，冤枉，天大的冤枉哪！”

天上从早晨起就布满了烏云，約在辰牌时分，就落起雨来。群众們都被淋得象落湯鷄一样。可是沒有一個人想回家去。有的人披了蓑衣，有的人撐起雨傘，着了釘鞋、木屐、草鞋仍旧在泥濘狹窄的街道上行进。喊冤的声音越叫越高，香火的光也越燒越亮。

顏佩章、馬杰、沈揚、楊念如、周文元这五个弟兄，不断給群众打气，喊冤喊得最起勁。另外还有一些人象吳时信、刘应文、丁奎、季卯孙等等人，都帮助他們率領队伍前进。

这时，巡撫、巡按和知府、知县連同“东厂”的“校尉”們，正在把周順昌由吳县县衙解往巡按办公的地方，察院^①去。

請愿大队迎着巡按的轎子，要求他們赶快釋放周

①本是中央的監察机关，那些管監察的官叫做御史。巡按御史是中央都察院特派的，所以他的衙門仍称察院。現在苏州 还有一条街叫“察院場”。